

思辨歷程

王元化 著

大家文库

思辨历程

王元化 著

董宁文 编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辨历程 / 王元化著; 董宁文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 3
(大家文库)

ISBN 978-7-5436-7149-2

I. 思… II. ①王… ②董… III. 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1677号

书 名	思辨历程(大家文库)
著 者	王元化
编 者	董宁文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2号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杨 慧
特约编辑	贺中原 毛海红
装帧设计	王 洋
制 版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50mm×1168mm)
印 张	14
字 数	258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149-2
定 价	42.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80998826

目 录

◎清园自述◎

- 从《展望》到《地下文萃》· 003
《思辨短简》后记· 016
《文心雕龙讲疏》序· 020
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025
《思辨发微》序· 063
 与友人书· 069
 哈佛燕京之会· 073
《思辨随笔》序· 081
 自述· 086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093
 寻根江陵· 107
 重返清华园· 121
 读莎剧时期的回顾· 128
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156
 台湾一瞥· 164

斯城之会	· 181
《人和书》跋	· 189
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	· 193
《清园近作集》序	· 204

◎故人怀想◎

记达君	· 211
满涛之死	· 216
鲁迅与周作人	· 220
记顾准	· 222
悼王瑶	· 230
韦卓民先生	· 235
熊十力先生	· 240
记林毓生	· 249
遥祭相浦杲	· 252
记张中晓	· 257
谈杨遇夫回忆录	· 263
谈汤用彤	· 270
读胡适自传唐注	· 274

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 · 283

郭绍虞先生 · 295

记冯契 · 301

怀谭其骧 · 303

忆辛劳 · 306

记孙冶方 · 316

记贺绿汀 · 320

记冯定 · 323

我和胡风二三事 · 329

记郑桐荪 · 335

忆王若水 · 337

怀林淡秋 · 344

◎思辨随笔◎

明末将卒骄横 · 357

哈姆雷特的犹豫 · 359

南朝的士族与庶族 · 361

释虚静 · 364

玄佛并用 · 367

谈诠释 · 370	
对任继愈道与理说献疑 · 373	
无辨 · 376	
牛马、豺狼、鹰犬 · 378	
“情”和“自我” · 380	
《京师乐籍说》 · 382	
早期讽刺文 · 385	
才性与才气 · 388	
《卜千秋墓壁画》试探 · 392	
与友人论学书 · 397	
简论尚同 · 399	
说真诚 · 405	
释“道”与“德” · 407	
体改与启蒙 · 410	
扶桑考辨 · 412	
谈掌故 · 421	
谈近代翻译文学 · 424	
孔子最早的神圣化 · 431	
谈考辨古史 · 434	
编后记 · 439	

清园自述

从《展望》到《地下文萃》

上海雁荡路复兴公园大门对面，坐落在南昌路路北，有一幢灰色楼房，解放前它原是中华职教社。当时《展望》周刊的办公室就设在这幢大楼第二层的一间大房间内，从一九四八年初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展望》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我曾经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多。

三十多年前，那是一个严峻的时代。大局正在动荡，人们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和政治的压迫，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笼罩着上海。每逢我到这座大楼去的时候，需要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敌人知道《展望》社就设在这里。我得时刻警惕着，提防特务盯梢。同时也多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采取突然袭击，对《展望》下毒手。我必须随时作好准备。那时一切进步报刊几乎都停了，《展望》是由上海地下党所掌握的惟一刊物。

它奇迹般地得以支撑下来，主要是由于任之（黄炎培）先生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这刊物是他主办的，敌人不得不存有顾忌，自然这是有限度的。随着局势转紧，情况就会发生骤变。

那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有一天，唐守愚代表上级党通知我：黄炎培要求党派个人去负责编辑《展望》，组织上决定派我担任这项工作。由于考虑到今后我的工作环境，组织决定和我单线联系。我受命到《展望》去工作前，这刊物已出到第三卷。这是一个时事述评的综合性刊物，十六开本，用六号字排，每期约四万字。内容设有固定的专栏、专论、通讯报道等。

上海初秋的天气还十分暖和。我走上中华职教社的二楼，第一次见到了黄炎培。那时他已六十开外，短短身材，穿了一套中山装，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当时我对他用了王清园这个化名。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王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真姓名和地址告诉我？”事前老唐认为我可以告诉他，以便在危急时可得到他的通知。我如实说了，但请他保密，同时也请求他在《展望》有危险时立即通知我。当谈到编务时，他提出要我负责，并提出把每期刊头下的短论交我来写。我提出还是请他本人撰写。短论实际上是代表《展望》立场和态度的社论性文章，过去是他以“同父”的笔名写的，和他关系密切的杨卫玉，也以“瑗”的笔名写过几篇（直到《展望》被查封前一期，由于他已不来社，我才以“万殊”的笔名写了最后一篇短

论)。经商议，我答应由我来写《周末专栏》。这一专栏在我以前是由杨卫玉写的，更早是由李政文、宦乡等写的。专栏一开始就用的是仲亨的笔名，撰稿者虽然换了好几个，但仲亨笔名一直沿用下来。我从第三卷第三期起在这一专栏由第一篇《飞虎将军张开了虎口》（评陈纳德声言将率其飞虎队空军“参加中国之剿共战争”），至被查封前一期《孙内阁垮了台》，共写了五十篇。关于黄炎培要我对编务负责问题，我提出由我把每期编好的稿子仍请他审阅签字发排。他同意了。这也是事前我和老唐谈过，按他的意见执行的。

谈好编辑工作后，黄炎培介绍我和杨卫玉先生见面。杨卫玉身材高大，也很健壮，年纪也有六十以上了。那时这二老全天到《展望》上班，几乎无一日缺勤。《展望》的经理部门由尚丁负责。由于各有分工，那时我和尚丁接触很少。实际上，那时《展望》的编辑只有两个人，一是我，另一是黄炎培派给我的助手李国全。小李是抗战胜利后由黄炎培带到上海的，当时只有十九岁。他身材矮小，似乎尚未发育成熟，有一双机警的大眼睛，能干、老练，超出了他的年龄。小李大概有些猜测到我的来历。他把一切危险工作承揽下来，主动向我提出由他到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信箱去取稿件和来信，跑印刷厂送稿发排，并由他一人校对全部校样。他并不是党员，由于他的智慧和环境的熏陶，他学会了一些地下工作的方法。那时印刷厂是最引敌人注意的地方，为此他和排字工人交上朋友。这些工

人知道《展望》是个进步刊物，他们和他商量好对付敌特警宪的办法，一旦敌人来搜查，就让他装作学徒，大家来掩护他。他在编务方面分担了大量的繁杂事务，做了许多原本应该属于我分内的工作。例如编排划样就是由他承担的。此外，和投稿人通信联系，审读所有来稿选出可用的交我决定取舍，为不愿留下通讯处的作者保存稿酬（这样的作者很多，需要把他们的稿酬存入银行，以待将来解放后发送），直到收集资料、剪贴报纸等等都由他一人包下来。这使我从繁杂事务中摆脱出来，可以腾出时间去做我要做的工作。因此，我每周只要两个半天到《展望》去处理编务，包括我写的《周末专栏》都是利用这两个半天在编辑室内草就的。

《展望》的特点首在“一周展望专栏”，每期四篇，按期由固定撰稿人撰写。“一周政治展望”是陈虞孙以张绍贤笔名写的；“一周战局展望”是姚溱以波光笔名写的。经济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别由钦本立（笔名柏苍）和石啸冲（笔名丁蕾）执笔。前两位作者是上海地下党负有一定责任的同志，可以直接传达党的声音，从而成为《展望》的重点文章。在我接任《展望》编务后不久，姚溱被敌人逮捕了。当时唐守愚匆忙来找我通知此事，决定“一周战局展望”不能停，仍要用波光笔名继续发表，尽量保持姚文的原有风格笔调，以免敌人察觉，否则对姚和刊物都不利。这项任务由老唐本人来担当。所以当我去编《展望》时，“一周战局展望”除头一两篇，都是老唐写的。

《展望》另一类文章是时事述评的专论，撰稿人并不固定，作者多是民主人士和进步教授。在我任编务时期，漆琪生、孟宪章、王铁崖、周谷城、费孝通、施复亮、孙起孟、蔡尚思、陈仁炳、陈新桂、梁纯夫等都写过专论。此外，各地的通讯报道也是构成《展望》的一种特色，在不同地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全国的形势，颇为读者所关心。这方面撰稿人有知名的作者，如宦乡即以焦尾琴笔名寄来一些北平通讯。也有原不相识的作者的投稿，如谭波莉报道南京情况的《都门侧写》。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这是张梁木、荀履之、唐宝璋三位同志合作以化名所写的文章。那时他们在南京，报道了不少有关南京政权颇为机密的内幕消息，自然用的是曲笔。另外，发表在刊末或不引人注意地位的信箱，专门披载读者投书。这个信箱也值得提上一笔，其中提出的问题往往发人深思。

《展望》是敌人统治下党直接掌握的公开刊物。当时敌人利用庞大的宣传机器，一方面造谣中伤，另一方面又进行新闻封锁。《展望》就用这一小小阵地面对敌人，作着孤军奋战的搏斗。敌人日暮途穷，政权摇摇欲坠，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头头潘公展，散布了大量谣言，诸如共产共妻、消灭商人、格杀被俘蒋军人员和虐待蒋政府公务员之类。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不一而足，在群众之间制造了相当的混乱。对此《展望》尽量发表了一些反映解放区和党的政策的真相的文章。《展望》是不能直接宣传党的政策和刊登新华社电讯的，必须适应环境，遵守白区工作合

法斗争方法。因此，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利用英美等外国电讯和报章，甚至国民党的电讯报章透露出来的一点朦胧消息，以及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报道，借用当时说法，就是从夹缝中做文章，把真相告诉读者。记得当时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关于一些被解放军遣返回籍的被俘蒋军或由新解放区出境的商人和小公务员的谈话报道，其中自然有记者捏造的诬蔑不实之词，但也有一些稍经沙汰就可看出真相的报道。这是可以用来击破敌人造谣中伤的最好铁证，它们最有说服力。张绍贤、波光和一些通讯报道的作者，都善于抓住这类资料，写出揭穿敌人谎言的文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人民总是希望知道真相。真话和假话是区分一个政权的进步与反动，坚强与虚弱，兴旺与腐朽的分界线。至今我仍坚信这一真理。

这里还需要说明《展望》的另一性质，就是它发表的文章在观点上并不是清一色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九年初，战火日渐逼近国民党京畿，国民党在宣传上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这一手起了一定的混淆视听作用，甚至连一些拥护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也难免被其所惑。为此，《展望》在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同父的短论《一点原则》，同期还发表了“一周政治展望”专栏文章《南京的“和平”》。这两篇文章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对国民党带有某些幻想，把和谈比作做买卖，告诫国民党放弃独裁，接受民主，把“窄窄地开了一条缝”的和平之门敞开来。后者却针对当时蒋介石发表的文告，揭穿蒋政权

保持法统、保持军队作为先决条件的假谈真打的和平阴谋，暴露了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谓“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这种假借和平把内战责任嫁祸共产党的居心。这期《展望》出刊后，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对同父的短论提出质询和异议。我把这些信拿给黄炎培看，他一一细读。我向他提出，在下一期“信箱”中，要选刊几封来信，他同意了（后来就以诸家名义发表了《是真的“和平”吗？》几篇来稿）。他能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

我在《展望》工作期间，和黄炎培是融洽的。他和我的妻子张可的伯祖张一麀是知交，又是亲戚。但是我始终未向他谈及此事（解放后我因疏懒一直未再与他见面和通信）。但他当时对我这样一个青年是信任的。他经常告诉我一些重要消息。张治中在去北平和谈前来上海找过他。他把谈话内容和他的个人分析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对他的工作认真和生活朴素是佩服的。在寒冬腊月，他总是穿一身中山装，我自己穿着厚大衣。他冻僵了，就从写字台边座位上站起身，在室内走几步，搓搓手，活动一下，就又坐下去继续办公。但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一次争执。我到《展望》不久，敌人要查封这个刊物的消息时时传来，风声鹤唳，传说纷纷。大约在我到《展望》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挟着一包稿件走上那幢灰色大楼的办公室，发现偌大的一间房子突然变得空荡荡。小李形色紧张地跑到我面前说，外边风声很紧，黄任老他们都避开了，要我赶快出

去。这次查封《展望》的传闻并未变成事实，不久黄炎培和其他的人又回到《展望》来办公。我去上班，就按照组织指示，向他提出召开编辑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他不事先通知我的质询。他说：“你是主编。”意思我应承担一切责任。这使我有些意外，立即反驳他说：“我一来就和任之先生商定，我负责编务。任老你应在政治方面负全责。你知道这方面我无能为力，你是完全有办法去应付的，怎么事到临头又变卦了？”他听了不再做声了。组织上还要我就薪金问题（一月只有数美元不足十日之粮）提出意见。由于是关系我个人的事，就没有向他提出了。这是我和他之间惟一一次的不愉快。

上海局势日渐恶化，敌人的镇压越来越疯狂。红色的捕人汽车——“飞行堡垒”——尖鸣着在街上飞驰，到处捉人。我接到组织上的指示，除非敌人查封，《展望》决不自动停刊，要坚持到底。我把这一指示作为个人意见向黄炎培提出，他同意了。由于环境险恶，我不再到《展望》去上班，只和小李每周在事先约定的不同地点见面，把我写的和组织上交我发表的稿子交给他。这样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三卷十八期出版为止。那时黄炎培和《展望》大部分人员也早已不去社办公，只留下沈鹤如等少数几个人。据说后来由三名国民党宪兵来社查封，由于没发现寻觅的对象，所以没有捕人。

《展望》被查封不久，我已记不得确实日期，大约在